

投稿信箱:www.85193207@126.com

冬日驱傩除疫病

□鲁南

在人类历史上,经常发生疫病、地震、水灾、旱灾等自然灾害,这让人们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,生存面临严重威胁。古人很想消除这些灾害,但又苦无良策,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祈求神灵上。驱傩,就是我们的祖先利用神灵驱除疫病的一项重要活动。它往往由朝廷或地方政府组织,因而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驱傩之俗,可以追溯到远古的黄帝时代。当时人们认为,人生病是鬼魅作祟所致,因而除病必须驱鬼。驱傩,就是要驱除疫鬼。

在周代,驱傩活动每年举行三次:季春(农历三月)诸侯国举行,仲秋(农历八月)天子举行,季冬(农历十二月)民间举行。后来,不论官中、民间,都只在季冬举行。具体时间无统一规定,有的在腊日(腊日之期,历代不一。汉代和宋代以后,以冬至后第三个戊日为腊日),有的在腊八,有的在腊月二十四,有的在除夕前一天,有的在除夕。一般都在腊月二十以后举行。

驱傩是跟厉鬼战斗,因而要以威猛的形象、雄壮的声势取胜。官中或官府驱傩,常常动用军队参加,其声势更是惊心动魄,不可一世。

周代官中驱傩,傩礼中的主角为驱疫避邪的神灵方相士。方相士由四个疯狂、凶猛的男子扮演,他们身披熊皮,头戴假面,面具上用金黄色画出四只眼睛,上身穿黑衣,下身着红裙,样子非常凶恶。行傩时方相士一手执戈,一手挥舞盾牌,率领着数百个打鬼者在官室间奔走呼号,搜索疫鬼,直到把它们全部赶出为止。

汉代官中驱傩,在腊日的前一天举行,谓之“逐疫”。行傩前,先由一人扮作方相士,其装扮跟周代相同;十二人扮作十二种神兽,身披毛皮,头戴兽角;再选10至12岁的孩子一百二十人,叫做“傩子”。傩子们头扎红巾,穿着黑衣,身挂大鼓,手执鼓槌。行傩时,一人领唱,一百二十名傩子相和。只听他们唱道:

甲作食凶,肺胃食虎,雄伯食魅,腾筒食不祥,揽诸食咎,伯奇食梦,强梁、袒明共

食磔死寄生,委随食观,错断食巨,穷奇、腾根共食蛊。凡使十二神追逐凶,赫汝驱

拉汝干,节解汝肉,抽汝肺肠。汝不



急去,后者为粮!

歌中,甲作、肺胃、雄伯、腾筒、揽诸、伯奇、强梁、袒明、委随、错断、穷奇、腾根为十二神兽,它们所食者为各种恶鬼。歌词的意思是神兽们勇猛地追赶那些为害人类的恶鬼邪魅,警告它们赶快逃跑,不然就撕裂它们的身体,将它们掏心、挖肺、抽筋、扒皮,当作干粮吃掉!在这惊心动魄的歌声中,方相士和十二神兽都跳起强劲有力的舞蹈,让那些魑魅魍魉们吓得抱头鼠窜,逃之夭夭。

驱傩的队伍唱着跳着,遍行官中,找寻恶鬼;又手持火把将恶鬼赶出大门。门外,排列整齐的骑兵早就等候在那里,他们接过驱傩者手中的火炬,一一传递,一直传到洛水边上,最后把火炬抛入洛水,算是将恶鬼投进水里,淹没在滚滚东流的波涛之中……

传递火炬结束后,各官府都供奉代表傩人祖师的木面兽,并在门前设置桃梗、苇茭,悬挂郁垒像,防止恶鬼再次入侵骚扰。至此,排列在官殿前阶下的官员才渐渐散去,驱傩仪式宣告结束。

宋代官中驱傩,都在除夕举行。参加驱傩队伍的,有负责皇城管理的官员、卫士和教坊伶人等,多达千余人。他

们头戴面具,身穿各种颜色的衣服,手执木制彩绘的刀枪剑戟和五色龙凤旗,各自装扮成将军、门神、判官、符使、钟馗、钟馗小妹、六丁、六甲、五方鬼使、灶神、土地、神兵等神灵,在鼓乐声中,浩浩荡荡地游行于官中,驱赶恶鬼。最后出官,来到某个水湾处停下来,谓之“埋祟”,意思是将官中的恶鬼尽行赶出,埋进水湾,让它们再也不能为非作歹。皇官也从此平安无事了。

民间驱傩,尽管规模不及宫廷,但其威猛、雄壮的声势则与宫廷无异。驱傩时,主要以锣鼓等敲击乐器制造声势。驱鬼的神灵,有的是金刚力士,有的是钟馗。

如唐代民间就有扮成钟馗驱傩的风俗:除夕驱傩时,扮作钟馗的人蹦蹦跳跳,疯狂起舞,边舞边唱道:“敢称我是钟馗,捉取江游浪鬼!”以此来恐吓、驱逐疫鬼。此外,唐代还有傩翁、傩母逐疫的风俗。据唐人李肇《秦中岁时记》记载,每年除夕举行傩礼,驱疫者中有二老人扮成夫妇神祇,称为傩翁、傩母,他们是众多驱疫神灵的首领,率领他们一起打鬼除害。

历代驱傩,尽管在规模形式上不尽相同,但都离不开神灵,因而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。用这样的方法防疫除病,当然是徒劳的。然而,如果从活动健身的角度考虑,驱傩又确有除病保健作用。诚如宋人高承在《事物纪原·驱傩》中引《轩辕本纪》所言:

子游岛问于雄黄曰:“今人逐疫出魅,击鼓呼噪何也?”雄黄曰:“黔首多疫,黄帝氏立巫咸,使黔首鸣鼓振铎,以动心劳形,发阴阳之气,击鼓呼噪,遂以出魅。黔首不知,以为祟魅也。

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,在驱傩仪式中,人们大呼小叫,蹦蹦跳跳,鸣鼓振铎,是一项很好的体育活动。它使人强筋骨,活血脉,畅呼吸,促循环,振奋精神,增强体质,因而也能预防疾病,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。

随着历史的发展,驱傩又逐渐演变成傩戏、傩舞等戏剧艺术。这些傩戏、傩舞淡化了迷信色彩,增强了舞蹈动作,戏剧性、艺术性更强,更富有娱乐功能和观赏价值,因而也更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。它能在全国许多地方流行推广,而且久传不衰,也进一步说明了它的价值所在。

□墨未浓



前面的桌子上摆着已经故去的老人的牌位,父亲总是戴上老花镜在牌位上写上前辈的名字。有时候忘记了第几世老前辈的名字就问奶奶,奶奶总是很清晰地记着老人们名字。现在奶奶去了,不知道父亲是否还记得清他们的名字。

不过家堂还是要迎的。在每一个牌位的前面要工整地竖上筷子,筷子的前面要摆上丰盛的酒菜,再前面是香炉子。到了时辰我们兄弟三个就挑上长长的一挂鞭炮,去大门外用手画个半圆,烧了黄表纸,把白酒倒在纸上,噼里啪啦鞭炮一响,就算把家堂迎了家去,然后就把家里的每一道门都放了挡门棍,是怕家堂悄悄地走了。从这一刻开始,农家的年就开始了。

除夕十二点开始,是要放鞭炮的,素馅的包子下了锅,里面还有了包了硬币。我有好几次把水饺咬

得咯嘣咯嘣直响,差一点没把大牙磕掉,奶奶说我有福气。

这时奶奶的元宝派上了用场,在天井的天地棚子前烧了奶奶糊制的元宝,点上香,还要把刚熟的素馅水饺供奉上三碗——奶奶做这一切都是很庄重的,我们也都很严肃,祖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。最后要叩三个头就开始吃除夕饺子了。

大年初二的下午吃完了饭就要去送家堂了。同姓的家族有很多都联合起来送,这样显得家族旺,也很有气势。把轴子从墙上拿下来,把挡门棍都拿了,收拾了供奉的牌位,好让老祖宗出来门。

一家老小到大门外一个比较宽敞的去处,把黄表纸放在画好的半圆里,奶奶嘴里念叨着一些祝福的话,烧着了纸,燃着了鞭炮,年就在我们的目光中随着家堂走了。

老烟台的高跷队

□毛贤君 毛云鹏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老烟台人辛勤劳作一年,春节期间各街道居民有上街扮杂耍的习俗,扮要队伍中的青年小伙子尽情释放青春的活力,充满了对新的一年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。

正月初四至正月初七,老烟台街头上都有民间自发组织的娱乐活动,形式多种多样。锣鼓声中,演员们边走边表演,有扭秧歌、舞狮子、跑旱船、耍花棍、骑毛驴、猪八戒背媳妇、踩高跷等等,顽皮的小男孩儿往往会伸手去摸猪八戒凸起的胖肚皮……

当年老烟台街杂耍队伍中,以西南关建昌街(现万达广场生活区西南角)居民的高跷队最吸引人。锣鼓声中,高跷队领头的是个卖膏药的,只见他反穿皮袄,戴着礼帽或瓜皮帽,戴着用高粱秆做成的眼镜框,打着一把油布雨伞,雨伞的下端,挂着一块块膏药。锣鼓声停,高跷队停下表演时,他则念念有词,高声喊道:“南山顶上一重碑,碑底压着一个买卖鬼。问他犯了什么罪?当初卖酒兑凉水。”表演幽默诙谐,使人忍俊不禁,捧腹大笑。

卖膏药的身后则必定跟着一个男扮女装的媒婆。她两个耳朵上分别挂着一个红色尖尖的大辣椒,挽着髻,戴着露头顶的老婆儿帽。一手挥着一个长长的烟袋杆,烟袋杆上挂着一个烟袋荷包,一手挥着一把破芭蕉扇,扭起来十分欢乐,煞是好看。她身后,则有戏装打扮的京剧《白蛇传》中的白蛇、青蛇、许仙,《拾玉镯》中的傅朋、孙玉姣等。高跷队最后则是几个光着膀子的小伙子,他们手拿真的刀枪剑戟,对打起来,刀光闪闪,踩着高跷,满地滚爬,观众看得眼花缭乱,胆战心惊,齐声喝彩,使高跷队表演高潮迭起,精彩纷呈,美不胜收。

当年西南关高跷队表演方式有两种:一是走到闹市区,如新世界商场门口(已拆除,现烟台市民俗博物馆东侧停车场)停下表演一番。二是请会,即请到家门口,由北大街中段几家大商店如瑞蚨祥布店、鸿记棧茶庄、生生堂药店的掌柜们请高跷队在本店门口表演一番。用喜庆的锣鼓声赶走霉气,祈求本店在新的一年里“生意兴隆通四海,财源茂盛达三江”。临走时由商店资助一笔钱,算是对高跷队演职人员的酬劳。如果高跷队辛辛苦苦在你店门口表演一番,老板却无敌牌牙刷——一毛不拔,那明年你还好意思张口求人高跷队来表演吗?用如今时髦的话说:当年的老板们,也很重视企业的文化建设呢。

赶年集

□李炳来

一提到过年,我就想起故乡的年集,想起那人山人海的马村大街。

每年过了腊月二十,便进入了忙年的关键时刻,也是生意人一年中的黄金十天。他们一大早就去占好摊子,把准备的货物一样样地摆上,等待着一年难得的好运。这几天,就是不买不卖的人们,也开始到集上凑个热闹。

吃过早饭,人们三五相约走出家门,在通往马村的大道上,便慢慢涌起延绵的人流。远远望去,就像是行军的队伍。

尽管马村有着三里多长可供摆摊的长街,但一到年集,就显得有点不够用了。村东头的公路上,也被来自五里三乡的商贩们占领。堵车的事,当然是少不了的,以至在我说起老家的镇上也会堵车时,很多同事都表示不相信,那年代鲁西南的乡镇也会堵车,在他们的心目中,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
故乡年集上人多,内容自然也就丰富。置办年货的不用说,相亲的,约会的也成了。由于在外地工作的,上学的都回来过年,很多早就有人牵了线的青年男女,就利用这赶年集的机会,见面相看相看。相互看中了,天作之合,要是没看妥,就算赶了回年集,谁也不少什么。

那些早就定了终身,或是私下里有了意思的年轻人,由于平时交流不是那么方便,就会在集上“碰巧”说一会话儿。

年集上最热闹的摊位,要数卖鞭炮的了。几十个商户组成的鞭炮市,分列在大街的中部,他们站在各自搭起的台子上,一手拿着放鞭炮用的竹竿,一手拿着鞭炮,大声地推销着自己的产品。

看到底谁家的鞭炮更响,放一放大家就都清楚了。于是你放我也放,大家都比着放;东头的放,西头的也放。也许是我们那里出产鞭炮的原因,抑或老辈子就留下来的传统,他们放起鞭炮来,就像放的别人家的似的,放多少也不含糊。卖不了放了,几乎成了所有卖家的口头禅。如今安全抓得紧,不清楚是不是还是那样,反正在我的记忆中,整个年集上放鞭炮的就没停止过。前几年我在住地也曾赶了回年集,我问一个卖鞭炮的,怎么不放一挂让人听听?他惊奇地说,卖这东西哪里有的,大老贵的。

说到这里,也许你心里多少有了点轮廓吧,这就是我故乡的年集,那人多得“跟赶年集似的”年集。

迎家堂

老家的门槛前年年都有一条挡门棍,等到初二过午鞭炮声声送走了家堂,那门前的棍子也被拿走了。水缸里的水还剩下不到一舀子,这时候是可以挑起扁担去东边河滩上的老井里担水了。

老家里有一口压水井,是苦水,只能用来洗洗刷刷,不能饮用。年年大年三十迎家堂前要把家里的盆盆罐罐担满水,以备初一初二饮用,迎家堂到送家堂这两天是不能动扁担去挑水的。

有一次我家的水缸喝光了水,到初二送家堂还有一天,也不能就这样渴着,奶奶就让我拿了一刀黄表纸,到井上烧了,念叨上两句,大意是祈求原谅,便挑了一担水救急。

奶奶在去年中秋节前离开了我们,过年的风俗却没有变化,在供奉家堂的折子上添上了奶奶的位置,今年我一定把老家的水缸都挑满了水……

奶奶在的时候每逢过年都要糊上几个“元宝”。所谓“元宝”是用硬纸盒做内里,表面用黄表纸糊了,最外一层奶奶总喜欢用香烟盒的锡纸做装裱,明晃晃的,很像“元宝”的样子。奶奶做这项工作是真的,平时看到别人用的香烟盒子就把锡纸取下来,临到年底便攒了厚厚的一沓。奶奶不厌其烦地把锡纸糊在“元宝”的外层,乐呵呵地端详着自己的杰作……

元宝要挂在一间闲屋里,就像干瘪的辣椒串,用绳子串了,很好看。

年三十的头午做好了年夜饭,把迎家堂的轴子挂在堂屋的正中,在